

武夷新语

# “缠足鞋”背后的“病态心”

□张桂辉

缠足,既是封建文化的一颗毒果,也是病态心理的一种表象。缠足的实质,是封建礼教对女性的摧残——缠紧了千万女性的脚,缠住了无数女性的心!

六十多年前,在出生地农村生活时,遇见村头留辮子的老汉,见过邻居裹小脚的老妪。那时年少,不谙世事,除了觉得他们有点与众不同之处,不曾多加思考。推枯拉朽,时过境迁。现如今,留长辮的男人,裹小脚的女人,只有在一些电影或者电视剧里才能看到。

不承想,近日网上爆料,在闲鱼二手交易平台,不少店家上架兜售多款“三寸金莲”鞋,外加缠足等相关商品。不说死灰复燃,也是匪夷所思。

费心经商只为财。据媒体披露,上述“三寸金莲”鞋,款式各异,种类繁多,价格不等。更有店家,冠以“小脚鞋”之名坦然兜售。在“某婴童1号”网店,店家上架的商品有:缠足专用袜,299元/双;缠足弓底鞋定做,200元/双。其中最贵的是“三寸金莲”绣花纯手工按需定制缠足鞋,1580元/双。如此昂贵且“有毒”的东西,居然有人感兴趣,有人笑着买。更令人咋舌的是,在某网上评价区,有买家发出脚穿“三寸金莲”效果图的同时,赞赏有加:“鞋底软软的,上脚非常秀气。”

得知这一消息,有种如芒在背、如鲠在喉的感觉。上网搜索,发现类似现象,此前就已出现过,且有人公然声称:“我缠脚了,因为向往过去的三寸金莲。”有人连连捧捧:“你很时尚!我支持你缠。”有人推波助澜,非但口头支持,还要给人家以指导。更有甚者,组建各种QQ群和贴吧,展示自己裹脚的经历与心得,理直气壮地表白:“要追求‘缠足自由’,要拥有缠足的权利!”

缠足,是古代女性之美不可或缺、至关重要的外在条件。其手段是用长布带将女性双脚紧紧缠裹,使之畸形变小。一般女性,四五岁便开始缠足,直到成年骨骼定型后才将布带解开。更有甚者,终身缠裹。文化学者、西南大学博物馆副馆长郑劲松指出:“三寸金莲”复制品,作为商品进行流通,属于一种文化逆流,暴露了买卖双方不健康的文化心态。”

缠足始于北宋后期,兴起于南宋。元代缠足,更向纤小方向发展。明清时期,缠足鼎盛。缠足之风,蔓延至社会各阶层的女子——不论贫富贵贱,不分高矮美丑,但凡女性,东施效颦,纷纷缠足。推翻清朝后,孙中山先生下令禁止缠足。及至五四运动时期,缠足成为各派革命运动和激进分子讨伐的对象,陈独秀、李大钊等人都曾撰文,痛斥缠足对妇女的摧残和压迫。新中国成立后,缠足被强力废止,妇女得到彻底解放。

潜藏畸形审美的缠足,严重限制了女性的行动自由,无情摧残着女性的身心健康。在长达近千年的历史长河中,女子缠足之所以经久不衰、盛行于世,除了中国古代社会为巩固等级制度和宗法关系而制定的礼法条规和道德标准,比如,提倡“三从四德”,推崇“夫为妻纲”“嫁鸡随鸡,嫁狗随狗”等之外,还与一些文人骚客推波助澜、火上浇油不

无关系,比如,什么“莲步婷婷”,什么“踏春有迹”“步月无声”,什么“一弯软玉凌波小,两瓣红莲落步轻”等等,误导世人,以丑为美。

“千里之行,始于足下。”足难难行,何况缠足。广大妇女,因了“三寸金莲”,只好深居简出、长处深闺。也难怪,古代中国,女子如同男人的附属品、私家货。既是私人财产,就要深藏起来。不良居心,昭然若揭——貌似增美的“缠足”,实为变相的“缠心”。时至今日,还有人热衷销售或购买“缠足鞋”等,真乃可恶可咒、愚蠢愚昧。职能部门当见微知著,加以引导和查处,社会各界尤其是女同胞,应主动拒绝,大声说“不”。

我国封建历史悠久,封建文化根深蒂固,有些封建毒,近乎渗透到炎黄子孙的基因中,不是几十年或者几代人就能彻底铲除的。“心病还须心药医”。透过网售“缠足鞋”现象,既要看到其背后的“病态心”,更要树立起与封建毒打持久战的思想意识。



诗路花语

## 走在春光村

(外二首)

□苏忠

桃花开了,菜花开了,笋也冒尖了  
春风拂面不过是阳光的自拍  
溪水把倒影当成失而复得的得意  
万物惊蛰说起来让人左右为难  
在这个春天里,她们和AI一样  
渐渐有了人类意识  
至于你写的抒情诗,她们会当真的

丁屋岭

从高处看,丁屋岭像只虫子

草原观海

草原观海  
初心如春  
生机勃勃  
站在这片丰饶的土地  
太阳是家的电灯  
光明与温暖环抱  
晨昏相交  
星汉灿烂  
生生不息  
醉入悠然不归的南山  
草原是家的四壁  
简单和自由随行

一生二二生三  
三生万物  
蓝与绿色交织更好的未来  
一切真实善良美好

乡村情怀

## 笋韵

□连允东

每每回乡我都要到竹林里走走,去闻闻竹林的气息,去看看竹林的风光,去品味竹笋的韵味。

我的家乡地处闽西北,位于宁化县西南边陲距县城50公里的治平畲族乡。畲乡最让人难忘的就是那满山遍野的毛竹和竹笋。

阳春三月,风和日丽,正是畲乡竹笋最旺的时节。得空我回乡探望老母亲,第二天一大早,我就欣然沐着朝霞走向郁郁葱葱的竹林。

缓缓走在弯弯的山道上,吮吸着大山清新的空气,环顾已披上绿装的树林,领略着盎然的春意,我全身充满活力。惬意间我眼前一亮:崎岖山径上一群群扛锄背篓的畲民正浩浩荡荡向茫茫的竹林进发,他们是上山挖春笋的。挖笋时节,倾村出动。无论男女老少,个个脸上写满笑意,溢出希望。谈笑间,他们很快就隐入了竹林。我也兴致勃勃随畲民钻进浓绿浓绿的竹林。

竹林的气息是如此鲜活,风光是如此灵动。我好似进入一个灵秀的世界,展现眼前是一幅壮丽的春笋图:大小不一、高矮不等的春笋你不让我、我不让你长满竹林,让我目不暇接、眼花缭乱。细观竹笋有的如一颗颗出膛的炮弹,有的似一枚枚挺立待发的火箭,有的则像一个个威武坚强的战士。根根活力四射,根根昂扬正气,根根挺拔向上,生机勃勃

游目骋怀

## 青墨如画

□邵永裕

有这么一个地方,已相逢多次,却依然让我觉得寡闻,一次目的性的行走,便成为计划,付诸行动。这就是永泰葛岭龙村,它像一幅遥挂在江南墙上的古画,装帧着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画卷,任凭年轮留下多少痕迹,也不更改初衷的模样。

村口原本树木茂密,荆棘错杂,把陡峭绝壁遮挡得严严实实,不露真容。村子因孤立山中,神秘得仿佛世外桃源。为了打开连接外界的通道,在悬崖上,硬生生地辟出一条路来。自从有了平坦光滑的水泥路,其神秘的面纱才渐渐被撩开。

沿龙门峡谷而进,刀削般的龙潭瀑布挡住了进村的路子,真要攀高探个究竟,许多行者望瀑兴叹,只有少数冒险者援藤萝荆棘方可登之。如今除了公路,景点龙潭瀑布谷底至山顶,也已铺设了栈道。村东旧时进村路径,现已荒废,若无人指点,外人是无法找到那迂回曲折的山路的。如此隐蔽而神秘,到底是为绕开峭壁而开,还是逃避乱匪而设?这只有垦居的先民最清楚。

车子贴着岩壁边沿,心惊胆战地驶入村口。忽然间,眼前豁然开朗,一个Y字形的村子铺展于眼前。不规整的石板路,顺着Y字左向,斜穿田野,向着山脚抬升而去,分岔的若干路径,把蜷缩在密林深处的老屋牢牢拴系。站在山包,回首来路,一排排岁月浸染的老屋,在对面的山峦下呈一字排开,静默在绿的怀抱。炊烟从屋顶向着四周弥漫,为苍凉的面孔平添了生气。山野的清风不时

地吹过,空气中飘荡着竹屑和李梅的清香,一幅靠山吃山、守着桃源洞的山居画卷赫然再现,令人思绪万千。

藤蔓攀附着屋舍的老旧青砖,各种凌乱的线路网着炭黑的屋子,许多门户紧闭,走近厅堂楼道,常有蜘蛛网触面,分明是人去楼空苍凉。唯有村中央修造的袖珍人工湖、庙宇,以及周围扎得整齐的篱笆,方见得有现代气息。移目张望,摄入眼帘的是一张张尘封在时光深处的老照片,偶然抖落在眼前,让你深深陷入怀旧的情结,不能自拔。无论你来自哪里,是否与这里有过命定的缘分,你都会以为自己是远方归来的隐者,有远离尘嚣、静若桃源的地方将你等待。

环顾四周,青墨如画。夏日,你若是着一袭白衣,渗入其中,你便似流淌在砚壁上的点点融水,在静止的风景里,融开墨一般浓的绿色。你若行走在乡间的田埂,周围的青绿会因你的跃动而鲜活。松涛阵阵,竹海喧嚷,它用自己的语言与垦居的山民对话,用自己的风情漂染山村,又在悬崖孤立的山谷里生动自己。

这里山高路远,远离水陆要道,是不可觅踪的山杳杳。居此,山民虽不如平原、水边讨吃来得舒坦,但却过着悠然自得的生活,在这里没有纷争、没有惊扰,有的只是山野相随,清风做伴,竹海翻动,喧哗若歌。

村庄周围遍野是竹,垦居的先民,以竹为业,以竹为生。家家有竹林,把竹林当作田地来耕作:春天卖笋,秋天破篾。户户有艺人,把竹加工成各种各样的器具,经营所得维系着家家户户烟火再续。这里遍植李梅,李梅亦为山民生计的源泉。每当春天来临,素白的花朵把村庄装扮得妖娆多姿;春末夏初,村子里连空气都氤氲着李梅果香。Y字形山谷原野,是耕田种稻的地方,是山民饱食果腹的根基所在。“村不在大,物产丰”,龙村人依此生生不息,繁衍壮大。

游走龙村,感受了它的前世今生。不管先民是为避乱的无奈,还是对桃源胜景的向往,一切理由都不重要,它将随着美丽乡愁的蔓延,和人们远离城市喧嚣的追求,不断散发出其独特的魅力。



春的早晨,极为罕见地早起锻炼。说是锻炼,其实也就到小区楼下走走。突然发现角落里自生自长的桑树,新叶子长得油嫩油嫩的,煞是好看!

看到桑树,不由想起了小时候养蚕的经历。

二三月间,一声春雷,唤醒了早准备好的蚕种——黑黑的,比芝麻粒还小。这些蚕种的来由,不外是同学自愿分享,或者小孩子自做的玩物换取来的。而我,靠的是让小伙伴抄作业的报酬。

春节之后,就要开始筹备此事了。庄重的仪式感,不亚于农民开始春耕。先到隔壁厝的诊所,讨得一两个大小合适的纸质药盒。

然后就是盼望着打雷,传言一定得等到打雷蚕宝宝才肯出来。现在当然知道,其实那也未必,季节一到,万物皆有它的自发生机。



百姓记事

## 养蚕记

□吴忠刘

忽然某一天,蚕卵都动起来,新一轮的生命历程开始了!我们的首要任务,就是赶紧摘最嫩的桑叶来喂它们。桑树所在的地点早就考察好了。我们老家早就没有规模化养蚕,桑树还是有点稀罕,但历史上泉州也是重要丝织区域,而且民间药方中,桑叶也是退火利尿之物,一个村子多多少少总还有几棵。

那么小的蚕,短时间确实看不出明显的吃相和结果。但过一段时间回头来看,桑叶已经缺了一角。就那么三五天,蚕宝宝已经由长点变长条,颜色也从灰黑变成灰白了。接下来的阶段,蚕的食量一增再增,以至于夜深人静的时候,可以听到它们沙沙的啃食声。接下来的每天,我们就忙于张罗桑叶。再过几天,灰白变成泛一点点黄的白,最后才是全白。不过,身材已经完完全全是一条长虫的标准了。

让小孩子养蚕,意义在于观察变化和感受生命的不可思议。当蚕经历三四次蜕皮,从小黑点变成白白胖胖的蚕宝宝,确实是眼见为实。而最后的高潮,肯定是吐丝结茧。当我们的眼光死死盯着蚕宝宝,跟随它在“蚕世间”一俯一仰,不知不觉地,一粒粒蚕茧就把宝宝们自己封闭了起来。在此之后,是一段不长也不短的静默期。蚕茧,像收获的果实被我们所珍藏。

至于破茧成蝶,那是自然而然的事。可惜的是,蚕蝶不如蝴蝶,并没有斑斓色彩,甚至有点迷糊,太过于中规中矩。好在这些不是我们所看重的。

我们所看重的,是蚕蛹化蝶后的产卵。蚕茧的某一侧突然变黄,我们知道那是它们撒尿融化蚕丝,准备“出关”了。得裁一张恰好的纸,铺在药盒的下面,作为化蝶后的产房。果不其然,某天掀开纸盒子,蚕蝶已经完美停息在那,虽然色近灰黄没什么稀奇,但总让人惊讶感动。

可惜,我从没看到出茧成蝶的完整过程。

有好事且心急者,如果硬要把茧剪破,倒出里面的蚕蛹,大抵会看到难堪的结局。蚕蛹或者干脆不化蝶了,或者化的蝶形态奇奇怪怪——这与孵鸡蛋的道理兴许是一样的!

化蝶后,养蚕一季就接近尾声了,雌雄交配后,雌蚕一颗接一颗产出晶莹的蚕卵,密密麻麻,而雄蚕奄奄一息躺在一边。不久,双双就不再动弹了!附着蚕卵的纸,被我们小心翼翼地收藏,或者转送他人。

离小时候养蚕的时光,感觉已经非常遥远。记得最后一次养的蚕,是被大哥哥们拿去换连环画了,之后就不曾接过去。一直到女儿上幼儿园的时候,我才又带着她养了两季。转眼间,女儿也长大成人,参加工作成家了。说不定,以后她也会带着孩子,好好养一次蚕。

蚕的一辈子,短促到足够让我们通透地去观察体验和感悟。人生的苦难树皮、辉煌蝶变,因为时间过于漫长,小孩子的感觉好像不甚明显,所以,其中的哲理,他们还悟不透。蚕的一辈子,就是人一生的极速播放。

这,才是我们让孩子养蚕的最实在意义。